

「小说精读」山东济宁市 2021 届高三二模语文《岁寒三友》

作者| 汪曾祺 赏析| 仇丽妍

【编者寄语】

子曰：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岁寒中有三友，是为松竹梅；艰难岁月里有三友，办草帽厂的王瘦吾、开炮仗店的陶虎臣、画画的新彝甫是老友。这篇小说诞生在八十年代，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，读者在特殊十年刚结束后，突然看到这样既有中国传统美感，又有哲学意味的小说，可谓眼前一亮，小说给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。在这篇小说里没有宣传和说教，也没有控诉和悲慨，有的是对日常幸福和苦难的娓娓道来，就像一杯绿茶。微醺里能感受到整个春天的味道。春日里的一杯绿茶是一种永恒的经典，读者氤氲在汪曾祺的小说里社会人文风俗中，似乎自己也清雅了不少。

【文本研读】

岁寒三友（节选）	以“岁寒三友”为题意蕴丰富，品而有味。“岁寒三友”一般指的是松竹梅这三种植物，与“梅兰竹菊”四君子不同，“岁寒”是最大的环境区别；实际上岁寒三友更高冷，更文雅，更代表人的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。
前文内容简介：办草帽厂的王瘦吾、开炮仗店的陶虎臣、画画的新彝甫三人是老友，人品极好而性情各异。他们一度都交了好运——草帽厂生意红火，炮仗店揽了大活，新彝甫靠斗蟋蟀赢了一笔钱。	
新彝甫很高兴，在如意楼定了几个菜，约王瘦吾、陶虎臣来喝酒。（推荐汪曾祺小说《如意楼和得意楼》，进行群文阅读。）	好朋友们高兴了，大家一起喝两杯，是日常而惬意的生活。
没喝几杯，新彝甫的孩子拿了一张名片，说是家里来了客。新彝甫接过名片一看：“季甸民！”	
季甸民是本县名闻全国的大画家，同时又是大财主、大收藏家，家里有好田好地、宋元名迹。他在上海一个艺术专科学校当教授，平常难得回家。	季甸民的出场，推进小说情节发展。
寒暄之后，季甸民说明来意：听说彝甫有几块好田黄，特地来看看。新彝甫捧了出来，他托在手里，一块一块，仔仔细细看了。“好，——好，——好。甸民平生所见田黄多矣，像这样润的，少。”他估了估价，说按时下行情，值二百洋。他很直率地问新彝甫肯不肯割爱。新彝甫也很直率地回答：“不到山穷水尽，不能舍此性命。”	“不到山穷水尽，不能舍此性命。”文人墨客的嗜癖可见文人之气，为后面情节埋下伏笔。
“好！这像个弄笔墨的人说的话！甸民绝不夺人所爱。不过，如果你有一天想出手，得先尽我。”	简单的话语可以看出两人对田黄的喜欢，尽显两人干脆痛快的性格，也为后面情节做了铺垫。
“那可以。”	
“一言为定。”	
“一言为定。”	
季甸民又看了新彝甫的画，建议新彝甫选出百十件画，到上海去开一个画展。他还嘱咐新彝甫，卖了画，有了一点	大画家甸民对新彝甫的嘱咐反映了当时文人之间的提携

钱，要做两件事：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	与关爱，也进一步推动了情节的发展。
靳彝甫的画展不算轰动，但是卖出去几十张画。报上发了消息，一家画刊还选了他两幅画。王瘦吾和陶虎臣在家乡看到报，很替他高兴：“彝甫出了名了！”	情节真实而自然，一个小地方的画家能在上海办画展，“卖出去几十张画”，表明大画家季匋民的眼光，表现靳彝甫的画功功底。
卖了画，靳彝甫真的按照季匋民的建议，“行万里路”去了。一去三年，很少来信。	
①这三年啊！（“啊”的感叹，语义深长，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，自然引发对这三年生活的讲述。）	
王瘦吾的草帽厂生意很好。牌子闯出去了，买卖就好做。全城并无第二家，那四台哒哒作响的机子，把想买草帽的客人老远地就吸过来了。	生意人遭遇了生意中的不公平，这不公平是源于社会的不公。 
不想遇见一个王伯韬。	
这王伯韬买卖豆麦杂粮，做这一行的，有两大特点：其一，是资本雄厚，大都兼营别的生意，什么买卖赚钱，他们就开什么买卖，眼尖手快。其二，都是流氓——都在帮，抢行霸市。王伯韬和王瘦吾是同宗，见面总是“瘦吾兄”长，“瘦吾兄”短。王瘦吾不爱搭理他，尽可能地躲着他。	
谁知偏偏躲不开，而且天天要见面。王伯韬也开了一家草帽厂，就在王瘦吾的草帽厂的对门！他新开的草帽厂有八台机子，八个师傅，门面、柜台，一切都比王瘦吾的大一倍。	
王伯韬真是不顾血本，把批发、零售价都压得极低。王瘦吾算算，这样的定价，简直无利可图。他不服这口气，也随着把价钱落下来。	
王瘦吾撑了一年，实在撑不住了。	
四台机子，连同库存的现货，全部倒给了王伯韬。王瘦吾气得生了一场重病，一病一年多。卖机子的钱全变成了药渣子，倒在门外的街上了。人瘦得像一张纸，一阵风吹过，就能倒下。	
陶虎臣呢？	
头一年，因为四乡闹土匪，县政府和当地驻军联名出了一张布告：“冬防期间，严禁燃放鞭炮。”炮仗店平时生意有限，全指着年下。这一冬防，可把陶虎臣防苦了。且熬着，等明年吧。	土匪、蒋介石、连长……动荡的社会对老百姓生活造成灾难性的影响。社会环境推动了故事情节发展，有力塑造了陶虎臣倔强、不屈的人物形象。
明年！蒋介石搞他娘的“新生活”，根本取缔了鞭炮。炮仗店关了门，陶家的锅也揭不开了。起先是喝粥，——喝稀粥，后来连稀粥也喝不成了。陶虎臣全家，已经饿了一天半。	
有那么一个缺德的人来做媒了。二十块钱，陶虎臣把女儿嫁给了一个驻军的连长。这连长倒什么也不挑，只要是一个黄花闺女。陶虎臣跳着脚大叫：“这不是嫁！这是卖！我陶虎臣卖女儿！你们喊去！我不害臊！陶虎臣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！陶虎臣！你就这样没有能耐呀！”	

两个半月过去了。陶家一直就花这二十块钱。二十块钱剩得不多了，女儿回来了。妈脱下女儿的衣服一看，什么都明白了：这连长天天打她。	
岁暮天寒，彤云酿雪，陶虎臣无路可走，他到野外去上吊。	
他没有死成，被人救下了。	什么样的社会能让人没有活路？军阀混战，社会秩序混乱，人民在社会的底层只能随着社会的浪潮翻滚，无法掌握命运。
靳彝甫回来了。他一到家，听说陶虎臣的事，连脸都没洗，拔脚就往陶家去。陶虎臣躺在一领破芦席上，拥着一条破棉絮。靳彝甫掏出五块钱来，说：“虎臣，我才回来，带的钱不多，你等我一天！”	
跟脚，他又奔王瘦吾家。瘦吾也是家徒四壁了。他正在对着空屋发呆。靳彝甫也掏出五块钱，说：“瘦吾，你等我一天！”	
第三天，靳彝甫约王瘦吾、陶虎臣到如意楼喝酒。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两封洋钱，在两位老友面前，各放了一封。一封是一百。	
“先用着。”	
“这钱——？”	
靳彝甫笑了笑。	
那两个都明白了：彝甫把三块田黄给季匋民送去了。靳彝甫端起酒杯说：“咱们今天醉一次。”	
那两个同意。	
“好，醉一次！”	苦难中，三个人，一起醉一次，也是一种凄然。
这天是腊月三十。如意楼空荡荡的，就只有这三个人。	
②外面，正下着大雪。（岁寒）	岁寒亦是心寒，最后千金散尽，王瘦吾和陶虎臣再次没了钱，日子比以前更落魄。走投无路，陶虎臣上吊了。这时靳彝甫回来了，卖了石章，三个人在下雪的大年夜一起喝酒。
（有删改）	
文本二：	
中国画讲究“留白”，“计白当黑”，小说也要“留白”，不能写得太满。作品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。如果一篇小说把什么都说了，读者就会反感：你都说了，要我干什么？一篇小说要留有余地，留出大量的空白，让读者可以自由地思索、判断、首肯。	这种理论与海明威的“冰山理论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要使小说语言有更多的暗示性，惟一的办法是尽量少写，能不写的就不写。不写的，让读者去写。古人说：“以	一个作家当然不是为“稿费”活着，作家的使命是什么

已少少许，胜人多多许”，写少了，实际上是写多了，这是上算的事。当然，这样稿费就会少了。一个作家难道是为稿费活着的么？	呢？应该是让自己的读者更好地思考世界。
结构的精义是“随便”。我是不赞成把小说的结构规定出若干公式的：平行结构、交叉结构、攒珠式结构、橘瓣式结构……我认为有多少篇小说就有多少种结构方法。苏东坡说：“大略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。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。”文章写到这样，真是到了“随便”的境界。	“随便”大概是武侠小说中武术的最高境界了，千招万招化为无招，无招胜有招。这也是老子的“大道至简”“大道归一”之意。
往往有这种情况，小说通篇写得不错，可是结尾平常，于是全功尽弃。汤显祖评《董西厢》，说董很善于每一出的结尾。汤显祖认为《董西厢》的结尾有两种，一种是“煞尾”，“如骏马收缰，寸步不移”；一种是“度尾”，“如画舫笙歌，从远处来，过近处，又向远处去”。汤显祖不愧是大才子，他的评论很形象，很有诗意。我觉得结尾虽有多种，但不外是“煞尾”和“度尾”。	对于小说结尾的理论分析很有启发性，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。 
(摘编自汪曾祺《谈小说的语言、结构和首尾》)	

【知识建构】

伏笔与照应

伏笔，指作者对将要在作品中出现的人物或事件，预先做的提示或暗示。伏笔用得好，可使全文前后呼应，结构更严谨，情节发展更合理，前因后果更分明。文中“靳彝甫也很直率地回答”“不到山穷水尽，不能舍此性命”为后文朋友们到了山穷水尽时，靳彝甫毫不犹豫就把田黄脱手了，突出了人物重情重义的品质，使整个小说前后呼应，结构严谨，情节发展合理。

照应，又叫呼应，是篇章间的伏笔照应。照应能使情节连贯，脉络清晰，结构紧凑。小说结尾“靳彝甫约王瘦吾、陶虎臣到如意楼喝酒。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两封洋钱，在两位老友面前，各放了一封。一封是一百”，这与前文喝酒和田黄的事很好地形成了照应，情节连贯，脉络清晰，结构紧凑。

【试题解析】

1. 下列对文本一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，不正确的一项是（3分）（ ）
- A. 靳彝甫与季甸民同为那个时代的画家，却一贫一富，地位悬殊，一个扶危济困，一个乘人之危，对比十分鲜明。
- B. 对于自己收藏的田黄，靳彝甫表示“不到山穷水尽，不能舍此性命”，以“性命”比田黄，足见其珍爱程度。
- C. 文中两次写到靳彝甫约王瘦吾、陶虎臣到如意楼喝酒，人物的前后境况和心情大为不同，遥相呼应又相互映衬。
- D. 小说刻画人物形神兼备，如写王瘦吾“人瘦得像一张纸，一阵风吹过，就能倒下”，比喻加夸张，堪称典范。

【答案】A

【解析】根据小说前后情节来看，季甸民不是“乘人之危”，小说的对比意味也不突出。

2. 下列与文本有关的说法，正确的一项是（3分）（ ）
- A. 中国画讲究“留白”，汪曾祺认为写小说也要“留白”，可留下部分篇章不写，让读者与作者共同完成。
- B. 苏东坡主张写文章要“常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”，文本一的行文脉络很好地体现了这种文章观。
- C. 有人将小说结构类型归纳为平行、交叉等诸多名目，汪曾祺则认为小说随便写就行，根本无

需讲求结构。

D. 根据汤显祖评价《董西厢》结尾方式的标准，可知“煞尾”不如“度尾”，而文本一的结尾应属“度尾”。

【答案】B

【解析】“留下部分篇章不写，让读者与作者共同完成”错误，曲解了“留白”的内涵；C说汪曾祺“认为小说随便写就行，根本无需讲求结构”，不符合作者意思；D根据文意，汤显祖没有比较两种结尾方式的优劣。

3. 结合文意，对文本一的标题“岁寒三友”作简要赏析。（4分）

【答案】①“岁寒三友”在传统文化里指凌寒常青的松、竹、梅三种植物，作者借用作小说标题，增强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韵味。②“岁寒三友”喻指生活在艰难时世里的三位主人公，寄寓着作者对于珍视友情、患难与共高尚情操的赞扬和推崇。（4分。每点2分，意思对即可）

【解析】对于“标题”的赏析，首先判定手法，再由浅入深地进行分析；分析时要以小说的人物和主题为重点内容。

4. 作者在文本二中借用古人的话，认为小说要“以己少少许，胜人多多许”。请据此点评文本一中两处画线的语句。（6分）

【答案】①“这三年啊！”是一个仅有四字的感叹句，却蕴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，有对王陶两家的遭遇变故、穷困沦落的同情；更有对世事无常、人情冷暖的感叹，十分耐人寻味。

②“外面，正下着大雪”收束全篇，寥寥几字的景物描写，烘托出天寒地冻的天气，象征着严酷逼人的社会，还反衬出酒楼内三位老友情谊的温暖可贵，达到了意境悠远、引人遐思的艺术效果。（6分。每句3分，意思对即可）

【解析】解答这类题要先语言本身入手，解释出语句的含义及表现内容；再扣住小说的人物和主旨给出语句在小说中的作用。

【反馈检测】

1. 汪曾祺说，一篇小说要留有余地，留出大量的空白，让读者可以自由地思索、判断、首肯。请结合文本一找出两处，谈谈你对此的理解？

2. “我觉得结尾虽有多种，但不外是‘煞尾’和‘度尾’。”你认为这篇小说是“煞尾”和“度尾”？



扫描公众号，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

（本篇解析老师：山东省莱西市第一中学 仇丽妍）

【相关链接】

岁寒三友（节选）

这三个人是：王瘦吾、陶虎臣、靳彝甫。王瘦吾原先开绒线店，陶虎臣开炮仗店，靳彝甫是个画画的。他们是从一块长大的。这是三个说不上，说下不下的人。既不是缙绅先生，也不是引车卖浆者流。他们的日子时好时坏。好的时候桌上有两个菜，一荤一素，还能烫二两酒；坏的时候，喝粥，甚至断炊。三个人的名声倒都是好的。他们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，对人从不尖酸刻薄，对地方的公益，从不袖手旁观。某处的桥坍了，要修一修；哪里发现一名“路倒”，要掩埋起来；闹时疫的时候，在码头路口设一口瓷缸，内装药茶，施给来往行人；一场大火之后，请道士打醮禳灾……遇有这一类的事，需要捐款，首事者把捐簿伸到他们的面前时，他们都会提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。因此，他们走在街上，一街的熟人都跟他们很客气地点头打招呼。

“早！”

“早！”

“吃过了？”

“偏过了，偏过了！”

王瘦吾真瘦，瘦得两个肩胛骨从长衫的外面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他年轻时很风雅过几天。他小时开蒙的塾师是邑中名士谈壁渔，谈先生教会了他做诗。那时，绒线店由父亲经营着，生意不错，这样他就有机会追随一些阔的和不太阔的名士，春秋佳日，文酒雅集。遇有什么张母吴太夫人八十寿辰征诗，也会送去两首七律。瘦吾就是那时落下的一个别号。自从父亲一死，他挑起全家的生活，就不再做一句诗，和那些诗人们也再无来往。

他家的绒线店是一个不大的连家店。每天晚上结账时都是一堆铜板和一角两角的零碎的小票，难得看见一块洋钱。

这样一个小店，维持一家生活，是困难的。王瘦吾家的人口日渐增多了。他上有老母，自己又有了三个孩子。小的还在娘怀里抱着。两个大的，一儿一女，已经都在上小学了。不用说穿衣，就是穿鞋也是个愁人的事。

儿子最恨下雨。小学的同学几乎全部在下雨天都穿了胶鞋来上学，只有他穿了还是他父亲穿过的钉鞋。钉鞋很笨，很重，走起来还嘎啦嘎啦的响。他一进学校的大门，同学们就都朝他看，看他那双鞋。他闹了好多回。每回下雨，他就说：“我不去上学了！”妈都给他说好话：“明年，明年就买胶鞋。一定！”——“明年！您都说了几年了！”最后还是嘟着嘴，挟了一把补过的旧伞，走了。王瘦吾听见街石上儿子的钉鞋愤怒的声音，半天都没有说话。

女儿要参加全县小学秋季运动会，表演团体操，要穿规定的服装：白上衣、黑短裙。这都还好办。难的是鞋，——要一律穿白球鞋。女儿跟妈要。妈说：“一双球鞋，要好几块钱。咱们不去参加了。就说生病了，叫你爸写个请假条。”女儿不像她哥发脾气，闹，她只是一声不响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滴。到底还是去了。这位能干的妈跟邻居家借来一双球鞋，比着样子，用一块白帆布连夜赶做了一双。除了底子 is 布的，别处跟买来的完全一样。天亮的时候，做妈的轻轻地叫：“妞子，起来！”女儿一睁眼，看见床前摆着一双白鞋，趴在妈胸前哭了。王瘦吾看见妻子疲乏而凄然的笑容，他的心酸。

因此，王瘦吾老想发财。

后来他想起开工厂。他的这个工厂是个绳厂，做草绳和钱串子。这家工厂，连王瘦吾在内，一共四个人。一个伙计搬运，两个做活。有两架“机器”，倒是铁的，只是都要用手摇。这两架机器，摇起来嘎嘎的响，给这条街增添了一种新的声音，和捶铜器、打烧饼、算命瞎子的铜铃的声音混和在一起。不久，人们就习惯了，仿佛这声音本来就有。

初二、十六的傍晚，常常看到王瘦吾拎了半斤肉或一条鱼从街上走回家。

每到天气晴朗，上午十来点钟，在这条街上，就可以听到从阴城方向传来爆裂的巨响：

“砰——砰！”

大家就知道，这是陶虎臣在试炮仗了。孩子们就提着裤子向阴城飞跑。

阴城是一片古战场。相传韩信在这里打过仗。现在还能挖到一种有耳的尖底陶瓶，当地叫做“韩瓶”，据说是韩信的部队所用的行军水壶。说是这种陶瓶冬天插了梅花，能结出梅子来。现在这里是乱葬冈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叫做“阴城”。到处是坟头、野树、荒草、芦荻。草里有蛤蟆、野兔子、大极了的蚂蚱、油葫芦、蟋蟀。早晨和黄昏，有许多白颈老鸦。人走过，就哑哑地叫着飞起来。不一会，又都纷纷地落下了。

这里没有住户人家。只有一个破财神庙，里面住着一个侏子。这侏子不知是什么来历。他杀狗，吃肉，——阴城里野狗多的是，还喝酒。

这地方很少有人来。只有孩子们结伴来放风筝，掏蟋蟀。再就是陶虎臣来试炮仗。

试的是“天地响”。这地方把双响的大炮仗叫“天地响”，因为地下响一声，飞到半空中，又响一声，炸得粉碎，纸屑飘飘地落下来。陶家的“天地响”一听就听得出来，特别响。两响之间的距离也大——蹿得高。

“砰——砰！”

“砰——砰！”

他走一二十步，放一个，身后跟着一大群孩子。孩子里有胆大的，要求放一个，陶虎臣就给他一个：

“点着了快跑！——崩疼了可别哭！”

其实是崩不着的。陶虎臣每次试炮仗，特意把其中的几个的捻子加长，就是专为这些孩子预备的。捻子着了，嗤嗤地冒火，半天，才听见响呢。

陶家炮仗店的门口也是经常围着一堆孩子，看炮仗师傅做炮仗。两张白木的床子，有两块

很光滑的木板。把一张粗草纸裹在一个钢钎上，两块木板一搓，吱溜——，就是一个炮仗筒子。

孩子们看师傅做炮仗，陶虎臣就伏在柜台上很有兴趣地看这些孩子。有时问他们几句话：

“你爸爸在家吗？干吗呢？”

“你的疳腮好了吗？”

孩子们都知道陶老板人很和气，很喜欢孩子，见面都很愿意叫他：

“陶大爷！”

“陶伯伯！”

“哎，哎。”

陶家炮仗店的生意本来是不错的。

他家的货色齐全。除了一般的鞭炮，还出一种别家不做的鞭，叫做“遍地桃花”。不但外皮，连里面的筒子都一色是梅红纸卷的。放了之后，地下一片红，真像是一地的桃花瓣子。如果是过年，下过雪，花瓣落在雪地上，红是红，白是白，好看极了。

这种鞭，成本很贵，除非有人定做，平常是不预备的。

一般的鞭炮，陶虎臣自己是不动手的。他会做花炮。一筒大花炮，能放好几分钟。他还会做一种很特别的花，叫做“酒梅”。一棵弯曲横斜的枯树，埋在一个瓷盆里，上面串结了许多各色的小花炮，点着之后，满树喷花。火花射尽，树枝上还留下一朵一朵梅花，蓝莹莹的，静悄悄地开着，经久不熄。这是棉花浸了高粱酒做的。

他还有一项绝技，是做焰火。一种老式的焰火，有的地方叫做花盒子。

酒梅，焰火，他都不在店里做，在家里做。因为这有许多秘方，不能外传。

做焰火，除了配料，关键是串捻子。串得不对，会轰隆一声，烧成一团火。弄不好，还会出事。陶虎臣的一只左眼坏了，就是因为有一次放焰火，出了故障，不着了，他搭了梯子爬到架上去看，不想焰火忽然又响了，一个火球迸进了瞳孔。

陶虎臣坏了一只眼睛，还看不出太大的破相，不像一般有残疾的人往往显得很凶狠。他依然随时是和颜悦色的，带着宽厚而慈祥的笑容。这种笑容，只有与世无争，生活上容易满足的人才会有。

但是他的这种心满意足的神情逐年在消退。鞭炮生意，是随着年成走的。什么时候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什么时候炮仗店就生意兴隆。这样的年头，能够老是有么？

“遍地桃花”近年很少人家来定货了。地方上多年未放焰火，有的孩子已经忘记放焰火是什么样子了。

陶虎臣长得很敦实，跟他的名字很相称。

靳彝甫和陶虎臣住在一条巷子里，相隔只有七八家。谁家的火灭了，孩子拿了一块劈柴，就能从另一家引了火来。他家很好认，门口钉着一块铁皮的牌子，红底黑字：“靳彝甫画寓”。

这城里画画的，有三种人。

一种是画家。这种人大都有田有地，不愁衣食，作画只是自己消遣，或作为应酬的工具。他们的画是不卖钱的。求画的人只是送几件很高雅的礼物。或一坛绍兴花雕，或火腿、鲑鱼、白沙枇杷，或一套讲究的宜兴紫砂茶具，或两大盆正在茁箭子的建兰。

一种是画匠。他们所画的，是神像。画得最多的是“家神菩萨”。这“家神菩萨”是一个大家族：头一层是南海观音的一伙，第二层是玉皇大帝和他的朝臣，第三层是关帝老爷和周仓、关平，最下一层是财神爷。他们也在玻璃的反面用油漆画福禄寿三星（这种画美术史家称之为“玻璃油画”），作插屏。

靳彝甫两者都不是。也可以说是介乎两者之间的那么一种人。比较贴切些，应该称之为“画师”，不过本地无此说法，只是说“画画的”。他是靠卖画吃饭的，但不像画匠店那样在门口设摊或批发给卖门神“欢乐”的纸店，他是等人登门求画的（所以挂“画寓”的招牌）。他的画按尺论价，大青大绿另加，可以点题。来求画的，多半是茶馆酒肆、茶叶店、参行、钱庄的老板或管事。也有那些闲钱不多，送不起重礼，攀不上高门第的画家，又不甘于家里只有四堵素壁的中等人家。他们往往喜欢看着他画，靳彝甫也就欣然对客挥毫。主客双方，都很满意。他的画署名（画匠的作品是从不署名的），但都不题上款，因为不好称呼，深了不是，浅了不是，题了，人家也未必高兴，所以只是简单地写四个字：“靳彝甫铭”。若是佛像，则题“靳铭沐手敬绘”。

靳家三代都是画画的。家里积存的画稿很多。因为要投合不同的兴趣，山水、人物、翎毛、

花卉，什么都画。工笔、写意、浅绛、重彩不拘。

靳彝甫自己喜欢画的，是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。青绿山水、工笔人物，一年能收几件呢？因此，除了每年端午，他画几十张各式各样的钟馗，挂在巷口如意楼酒馆标价出售，能够有较多的收入，其余的时候，全家都是半饥半饱。

他有一盒爱若性命的东西，是三块田黄石章。这三块田黄都不大，可是跟三块鸡油一样！一块是方的，一块略长，还有一块不成形。数这块不成形的值钱，它有文三桥刻的边款（篆文不知叫一个什么无知的人磨去了）。文三桥呀，可着全中国，你能找出几块？有一次，邻居家失火，他什么也没拿，只抢了这三块图章往外走。吃不饱的时候，只要把这三块图章拿出来看看，他就觉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。

这一年，这三个人忽然都交了好运。

王瘦吾的绳厂赚了钱。他可又觉得这个买卖货源、销路都有限，他早就想好了另外一宗生意。这个县北乡高田多种麦，出极好的麦秸，当地农民多以掐草帽辫为副业。每年有外地行商来，以极便宜的价钱收去。稍经加工，就成了草帽，又以高价卖给农民。王瘦吾想：为什么不能就地制成草帽呢？这钱为什么要给外地人赚去呢？主意已定，他就把两台绞绳机盘出去，买了四架扎草帽的架子，请了一个师傅，教出三个徒弟，就在原来绳厂的旧址，办起了一个草帽厂。一顶一顶草帽，顷刻之间，摞得很高。这不是草帽，这是大洋钱呀！这一天，靳彝甫送来一张“得利图”，画着一个白须的渔翁，背着鱼篓，提着两尾金鳞赤尾的大鲤鱼。凡看了这张画的，无不大笑：这渔翁的长相，活脱就是王瘦吾！陶虎臣特地送来一挂遍地桃花满堂红的一千头的大鞭，砰砰磅磅响了好半天！

陶虎臣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的焰火生意。这一年闹大水。运河平了漕。西北风一起，大浪头翻上来，把河堤上丈把长的青石都卷了起来。看来，非破堤不可。很多人家扎了筏子，预备了大澡盆，天天晚上不敢睡，只等堤决水下来时逃命。不料，河水从下游泻出，伏汛安然度过，保住了无数人畜。秋收在望，市面繁荣，城乡一片喜气。有好事者倡议：今年放放焰火！东西南北四城，都放！一台七套，四七二十八套。陶家独家承做了十四套，——其余的，他匀给别的同行们了。

四城的焰火错开了日子，——为的是人们可以轮流赶着去看。东城定在八月十六。地点：阴城。

这天天气特别好。万里无云，一天皓月。阴城的正中，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。有人早早吃了晚饭，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。各种卖小吃的都来了。卖牛肉高粱酒的，卖回卤豆腐干的，卖五香花生米的、芝麻灌香糖的，卖豆腐脑的，卖煮荸荠的，还有卖河鲜——卖紫皮鲜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……到处是“气死风”的四角玻璃灯，到处是白蒙蒙的热气、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。人们寻亲访友，说短道长，来来往往，亲亲热热。阴城的草都被踏倒了。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。

忽然，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。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睁大，一会儿眯细；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，一会儿又合上；一阵阵叫喊，一阵阵欢笑，一阵阵掌声。——陶虎臣点着了焰火了！

这种花盒子是有一点简单的故事情节的。最热闹的是“炮打泗州城”。起先是梅、兰、竹、菊四种花，接着是万花齐放。万花齐放之后，有一个间歇，木架子下面黑黑的，有人以为这一套已经放完了。不料一声炮响，花盒子又落下一层，照眼的灯球之中有一座四方的城，眼睛好的还能看见城门上“泗州”两个字（不知道为什么是泗州而不是别的城）。城外向里打炮，城里向外打，灯球飞舞，砰砰有声。最有趣的是“芦蜂追痢子”，这是一个喜剧性的焰火。一阵火花之后，出现一个人，——一个泥头的纸人，这人是痢痢头，手里拿着一把破芭蕉扇。霎时间飞来了许多马蜂，这些马蜂——火花，纷纷扑向痢痢头，痢痢头四面躲闪，手里的芭蕉扇不停地挥舞起来。看到这里，满场大笑。这些辛苦得近于麻木的人，是难得这样开怀一笑的呀。最后一套是平平常常的，只是一阵火花之后，扑鲁扑鲁吊下四个大字：“天下太平”。字是灯球组成的。虽然平淡，人们还是舍不得离开。火光炎炎，逐渐消隐，这时才听到人们呼喊：

“二丫头，回家咧！”

“四儿，你在哪儿哪？”

“奶奶，等等我，我鞋掉了！”

人们摸摸板凳，才知道：呀，露水下来了。

靳彝甫捉到一只蟹壳青蟋蟀。消息很快就传开了。每天有人提了几罐蟋蟀来斗。都不是对手，而且都只是一个回合就分胜负。这只蟹壳青的打法很特别。它轻易不开牙，只是不动声色，稳稳地站着。突然扑上去，一口就咬破对方的肚子(据说蟋蟀的打法各有自己的风格，这种咬破肚子的打法是最厉害的)。它地叫起来，上下摆动它的触须，就像戏台上的武生耍翎子。负伤的败将，怎么下“探子”，也再不敢回头。于是有人怂恿他到兴化去。兴化养蟋蟀之风很盛，每年秋天有一个斗蟋蟀的集会。靳彝甫被人们说得心动了。王瘦吾、陶虎臣给他凑了一笔路费和赌本，他就带了几罐蟋蟀，搭船走了。

斗蟋蟀也像摔跤、击拳一样，先要约约运动员的体重。分量相等，才能入盘开斗。如分量低于对方而自愿下场者，听便。

没想到，这只蟋蟀给他赢了四十块钱。——四十块钱相当于一个小学教员两个月的薪水！靳彝甫很高兴，在如意楼定了几个菜，约王瘦吾、陶虎臣来喝酒。